

空之境界^上

KARA NO KYOUKAI

〔日〕 奈须蘑菇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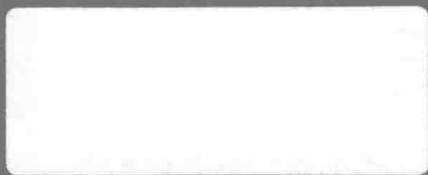
郑翠婷 译

空之境界^上

KARA NO KYOKAI

〔日〕 奈须蘑菇 著

郑翠婷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空之境界. 上 / (日) 奈须蘑菇著; 郑翠婷译. —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5

ISBN 978-7-5321-5770-9

I. ①空… II. ①奈… ②郑… III. ①长篇小说—日
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32963 号

KARA NO KYOUKAI

© KINOKO NASU 2008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ANSHA LTD.

Publication rights for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edition arranged with
KODANSHA LTD. through KODANSHA BEIJING CULTURE LTD.
Beijing, China.

责任编辑: 秦 静

特约策划: 李 殷

装帧设计: 汪佳诗

图字 09-2015-415 号

空之境界 上

[日] 奈须蘑菇 著

郑翠婷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邮箱: cslem@publicl.sta.net.cn

新华书店经销 宁波市大港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字数 110 千字 开本 889 × 1194 毫米 1/32 印张 6.75

2015 年 9 月上海第 1 版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5770-9/1.4600 定价: 30.00 元

1/ 俯瞰风景 FUJOH KIRIE

2/ 杀人考察(前) RYOHGI SIKI

3/ 痛觉残留 ASAGAMI FUJINO

解说 绫辻行人

.....is nothing id.nothing cosmos

Kinoko Nasu

空之境界^上

KARA NO KYOUKAI

〔日〕奈须蘑菇 著

郑翠婷 译



1/ 俯瞰风景 FUJOH KIRIE

2/ 杀人考察(前) RYOHGI SIKI

3/ 痛觉残留 ASAGAMI FUJINO

解说 绫辻行人

.....is nothing id.nothing cosmos

Kinoko Nasu



1 / 俯瞰风景

Chanatos



那一天，我选择走大马路回家。
对我来说，这是难得的心血来潮。
我茫然地走在早已看腻的大楼之间，
没多久就有一个人掉了下来。
很少有机会像这样，听见骨骼喀嚓折断的声音，
那个人很明显是从大楼上坠落而死的。
红色在柏油路面上流淌开来，
残骸中保有原形的部分，是一头长长的黑发，
与纤细、让人联想到白色的脆弱手脚，
还有血肉模糊的脸孔。
这一连串的影像，
令我幻想起夹在旧书页当中，
被压成扁平的压花。

——大概是因为，
那具只有脖颈宛如胎儿般弯折的亡骸，
在我看来，就像折断的百合吧。

/ 俯瞰风景

刚进入八月的一个夜晚，黑桐干也事先没联络一声就登门来访。

“晚安，你还是这么有气没力啊，式。”

突然出现的访客站在玄关，带着笑容说出无聊的寒暄台词。

“其实在过来这里的路上，我看见了一桩意外，有个女孩子从大楼的屋顶上跳楼自杀。虽然最近常听到类似的新闻，没想到真的会碰上这种场面——这给你，要放冰箱。”

干也在玄关解开鞋带，把拎在手里的超市购物袋扔过来。袋内装着两盒哈根达斯的草莓冰淇淋，他的意思似乎是要我在冰淇淋融化前先放进冰箱里。

在我以缓慢的动作检查购物袋时，干也已经脱完鞋子，一脚踏上门口垫高的横框。

我的住处是公寓中的一室。只要穿越从玄关算起不到一米长的走廊，马上就能踏进兼作卧室与客厅的房间。

我瞪着干也快步走向房间的背影，尾随他回到自己的房间里。

“式，你今天也逃课没去上学吧？成绩还可以想办法补救，出席次数不够的话就不能升级了。你忘了我们约定好要一起上大学的吗？”

“关于学校的问题，你有权对我说三道四吗？我本来就不记得什么约定，再说你还不是从大学休学了？”

“……啧，像权利那种东西，我确实是没有。”干也不太高兴地回答，接着在地上坐了下来。碰到对自己不利的情况时，这

家伙似乎有显露出真实性格的倾向——这是我最近回忆起来的事。

干也坐在房间正中央。

我在他背后的床铺上坐下后直接躺卧在床上，而干也依然背对着我。

我茫然地观察着他以一个男性来说，算是瘦小的背影。

这个名叫做黑桐干也的青年，似乎是在我高中时代认识的朋友。

在追求种种迅速出现的流行风潮，最后在失控中消失的现代少年里，他是个近乎无趣地保持着学生形式的贵重存在。

他的头发既不染也不留长，没把皮肤晒黑，身上也没戴什么饰品，没有手机也不泡妞。他的身高将近一百七十公分，温和的长相算是可爱系的，黑框眼镜更强化了那种气息。

已从高中毕业的他穿着平凡的服装，不过如果打扮一下走在街上应该会吸引好几道路人的目光，其实算是个美男子吧——

“式，你有在听吗？我也见过伯母了。你至少该回两仪家的宅邸一趟，不然怎么行。听说你出院后两个月都没和家里联络过。”

“嗯，因为没什么特别的事。”

“家人即使没有什么事也会聚聚啊。你们都两年没说过话了，不见个面好好聊聊那怎么行。”

“……谁管他。我就是缺乏真实感，这有什么办法。就算和家人见面，也只会把彼此间的距离拉得更远。我连面对你都有种异样感，怎么可能跟那种不相干的外人谈下去。”

“真是的，这样下去问题不会有解决的一天啊。如果不由式主动敞开心胸，僵局会持续一辈子喔。血缘相系的亲子住在附近却完全不见面，这可不行。”

这番带着责备之意的话语，使我皱起眉头。

不行？为什么不行？我和双亲之间没有任何违法之处，只不

过是小孩出了车祸，丧失过去的记忆而已。无论在户籍上或血缘上都能证明我们是亲属，维持现状应该也不会有任何问题。

……干也总是担心着别人的心情如何自处。

那明明是无关紧要的小事啊。



两仪式是我在高中认识的朋友。

我们就读的学校，是一所著名的私立高中。

我在发榜时不经意地听到两仪式这名字，因为太过少见而记了下来，又发现我们被分到同一班。从此以后，我就成为式寥寥可数的朋友之一。

我们学校是允许穿便服上学的升学高中，大家都以各式各样的服装来表现自我。其中，式在校内的身影非常引人注目。

因为，她总是身穿和服。

穿着朴素便装和服的站姿与式的斜肩非常相衬，只要她一走动，教室仿佛就化为武士的宅邸。不仅是外貌，她的一举一动都没有半分多余，只有在课堂上才会说上几句话。单从这件事上，就能看出式是个怎样的人。

至于式本人的容貌，更是别致得过火。一头宛如黑绢般漂亮的发丝，被她嫌麻烦以剪刀剪齐，正好盖住耳朵的短发造型异常适合她，使很多学生都误会了式的性别。

她美到不分男女看到她都会以为是异性的程度，五官与其说漂亮，不如说是风姿凛然。

但比起这些特征，式的眼睛比任何事物都更吸引我。她有一双眼神明明很锐利却又非常沉静的瞳眸，在细眉的映衬下，仿佛注视着某些我们看不见的存在，对我而言，那种神态就是两仪式

这人物的一切。

……直到那一夜，式发生了那件事为止。



“跳楼。”

“咦？啊，抱歉，我没听清楚。”

“跳楼自杀算是意外吗？干也。”

一句没有意义的呢喃，让陷入沉默的干也突然回神。接着，他也开始老实地思考刚刚的问题。

“嗯——的确是意外没错，不过……对啊，到底算什么呢？既然是自杀，那人就会死亡。不过那是出于自身意志的决定，所以责任只由当事人来承担。只是，从高处坠落应该是意外——”

“既非他杀也非意外死亡，分界真是暧昧。如果要自杀，选个不会给任何人添麻烦的方式不就好了。”

“式，说死人坏话不太好喔。”

他的口气很平淡，不带斥责的味道。干也的台词我早就听腻了，还没听就猜得到他要说什么。

“黑桐，我讨厌你的泛泛之论。”

我的反驳自然变得苛刻起来，但干也并未露出不悦之色。

“啊，听你这么叫我真让人怀念。”

“是吗？”

嗯，干也像只有礼貌的松鼠般点点头。

他的称呼有干也及黑桐两种叫法，我不太喜欢黑桐这两字的发音……至于原因则不太清楚。

当我在对话的空白间萌生疑问时，他就像想起什么似的一拍手掌。

“对了。说来挺稀奇的，我家的鲜花说她有看过。”

“看过什么？”

“就是巫条大楼有女孩子在空中飞翔的传闻啊。你不是说曾经见过一次吗？”

“……”

啊，我想起来了。将近三星期以前，那个灵异故事开始流传。

在商业大楼区有栋名叫巫条大楼的高级公寓，据说到了晚上，在大楼上空会看见疑似人影的物体。不止是我，连鲜花也看过，看来似乎是真的。

自从因车祸昏睡两年之后，我就能看到那一类“原本不应存在的事物”。

依照橙子的说法，这不是看得到而是“看”得到，也就是脑与眼睛的认识水平提升了，但我对这种理论不感兴趣。

“关于巫条大楼的人影，我不只看到一次，而是好几次。但我最近不常去那一带，可不知道现在还能不能‘看’得见。”

“嗯，我常经过那里，却没看到过。”

“你戴着眼镜所以看不到。”

这和眼镜无关吧，干也闹起别扭。

他这副模样既温暖又无邪。所以这家伙才难以看见那些东西……话说回来，关于什么飞啊坠落的，这些无聊的事件还在继续发生。我不明白这种事有何意义，吐出疑问。

“干也，你知道人飞上天空的理由吗？”

“不清楚……”他缩缩脖子。

“无论是飞行或坠落的理由我都不知道，因为我连一次都还没尝试过。”

他若无其事地说出理所当然的事实。

◆ 1 ◆

两仪式

一个八月将尽的夜晚，我一如往常地出门散步。

户外的空气就夏末来说有些清寒，末班电车早已开走，街上鸦雀无声。

就像一座寂静、寒冷、荒废殆尽的陌生死城。没有行人也没有暖意的光景宛如照片般散发出人工气息，令人联想到不治之症。

——疾病，疾患，病态。

只要一个分神，所有的一切，包含没有灯光的住家与有灯光的超市，仿佛都会在一阵猛咳之后崩塌。

在这片景色中，月光苍白地刻划出黑夜。

在一切全遭到麻醉的世界里，仿佛唯有月亮是活生生的，刺得我的眼睛好痛。

——所以，这就是所谓的病态。

走出家门时，我在浅蓝色的和服上披了件红色皮夹克。和服的衣袖塞在外套里，烘暖身体。

就算如此，我还是不觉得热——不。

对我来说，原本也就没有寒冷可言。



即使在这样的深夜，走在路上也会遇见人。

低着头只顾快步前进的人、茫然站在自动售货机前的人、聚

集在超市灯光下的众人人影。我试着探索这些行动有什么含意，但身为外人的我一点也无法理解。

话说回来，像我这样在夜晚出门漫步就没有意义，只是在重复昔日的我的兴趣罢了。

——两年前的，即将升上高中二年级的两仪式也就是我，因车祸被送进医院。

事情发生在一个下雨的夜晚。

我似乎被汽车撞到了。

幸好我的身体没受到重大损伤，据说那是一场没有出血也没有骨折的干净车祸。相对的，创伤可能都集中在头部。从此以后，我就陷入昏睡状态。

或许身体几乎毫发无伤是种不幸，医院方面维持着我的生命，我没有意识的肉体也拼命地存活下去。

两个月前，两仪式终于苏醒了。

听说医生们就像看到死人复活般大吃一惊，这也代表我复原的希望如此渺茫。

虽然程度没那么夸张，不过我本人也受到某个冲击。

应该说是无法确认自我的存在吗？我过往的记忆变得很不对劲。

简单的说，我无法相信自己的记忆。这与想不起过去事迹的记忆障碍……俗称的丧失记忆不同。

根据橙子的说法，记忆是大脑进行铭记、保存、播放、再认的四个系统。

“铭记”是将所见的印象化为信息输入大脑。

“保存”是记住信息。

“播放”是调出保存的信息，也就是回忆。

“再认”则是确认播放的信息是否与以前相同。